



叙

自古名臣碩輔其豐功偉烈稱於當時傳於後世者莫不有條奏章疏昭著於史冊間可覆按也福邑在登龍地尤小而山水秀異甲於一羣意其間必有奇杰挺生出爲名臣碩輔而稽諸邑乘於前明則有若郭康介公於我

朝則有若王大司農人岳先生康介諱宗皋嘉靖時總制三邊曾受廷杖而卒享大年晉爵尚書存問兩次惜年代遼遠疏

無從考徵大司農仰邀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因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有章

王大司農奏稿

奏不假幕寮之手小閣焚香正襟危坐無非鏤心銳腎而出之如

奏免四川楠木

請減南昌浮糧非特剴切詳明文筆亦復古厚直可與唐

宋名臣相頡頏至

鑾輿幸浙謝

恩一疏

明良合德千載一時尤晚今所罕見也近奉省誌館查取

昭代名人著述以備纂輯因得盡讀養素堂全集其中書序

傳誌俱見平生眞實閱歷從性情學問中出道心澄澈

於此可徵而疏稿一冊其忠

君愛

國之悅流露於楮墨間者正可想見大臣拜手颺言正笏垂
紳之風度矣敬綴數語簡末庸誌景仰之意云爾

岑維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二泉顧澗頤首拜撰

王大司農奏稿

一十 補德堂



蘇正人平定方與史之泉既將歸首拜焉

晉維

韓文風與矣恐難獲請簡未樹稿景仰之意云爾

國文於前還於淋墨前書五回朕景大田朕手稿官五於丑

宋史

王大司農疏稿目錄

五世孫善寶校鐫

六世孫餘英對字

條陳四川採運楠木疏

陞授江西巡撫恭謝

天恩疏

請減江西南昌府浮糧疏

密陳江西民情吏治疏

飛報湖廣兵變疏

密陳抵閩見聞疏

王大司農目錄

福德堂

題留郡守疏

鑿與幸浙恭謝

天恩疏

密陳管窺臆見疏

天恩請

自行取疏

請調郡守疏

酌定浙江省入學廣額疏

移咨郡守疏

陞授戶部尙書恭謝

天恩疏

欽奉

上諭修理禹廟懸陞

御書題報疏

密陳海防機宜疏

會緝盜艘疏

老病乞休疏

欽奉

諭旨賑濟陝西饑民事竣

奏聞疏

三大司農目錄

老病乞休疏

欽奉

會緝盜艘疏

密陳海防機宜疏

上諭修理禹廟懸陞

御書題報疏

會緝盜艘疏

欽奉

天恩疏

四川分巡松威道按察司僉事陞授口北道叅議加一級臣王
謹
奏爲

殿工之需材甚殷採運之民力實寡謹陳見聞仰祈

睿鑒以免貽悞以安殘蜀事該臣按察康熙二十四年七月
初一日工部議覆四川巡撫韓世琦題報採運楠杉捐
輸銀兩數目並稱全蜀戶口寡少夫匠等項請派附近
之陝西湖廣等省協幫一疏奉

旨四川人民稀少且屢經兵火困苦已極採辦楠杉等木甚
屬艱難起運又派別省民夫繹絡解送必致大累小民今
各省所報起解木植數目曾否足用著察明確議具奏見
王大司農奏稿
報之日全蜀臣民莫不感激嵩呼咸頌我

一 福德堂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於蜀省鋒鏑殘黎瘡痍未起復慶更生
有路也後經部議各省應解杉木足用將四川應運杉
木四千零五十六根免解各省應解楠木不敷梁柱等
項於四川所報需用楠木四千五百零三根內扣除免
運共一千八百餘根仍令運送二千六百六十三根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四川應運楠杉二木邀
恩已免十分之七矣建造

太和殿近係萬國之觀瞻遠係

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基業採運木料臣下職分子來共在民

心艱難豈忍置喙但事遇艱難有勉強竭力而後可爲者亦有勉強竭力而終不可爲者臣一介書生忝任分巡道員在蜀五載畧有見聞今當代

覲敢避斧鑕不以入

告上負

皇上視民如傷之念下負臣子事

君盡禮之義所有蜀土山川險易之勢蜀民轉運艱苦之情敢爲

聖明陳之蓋四川環山巉巖蔽蔽惟成都府境左右稍稱平衍所產并無大楠臣曾出劫產楠處所如沙坪灌口賈

王大司農奏稿

二 福德堂

家山何家山等處俱屬峻嶺懸崖運路自山抵江或伯餘里或七八十里所經由者俱屬深澗幽壑一溪之行紆折幾盤必費多力而始轉一石之塞橫亘長川必待暴雨而始過較他崗阜窘逾千倍此臣之所見也至若遵義馬湖等府之楠木大材尤俱產諸高山窮谷老箐密林之中非獨人跡不到卽鳥道亦稀前撫臣杭愛登山督察時遙望一木所在必捧拽始過其地足胝履穿攀藤骨戰側身亦苦難立砍伐何以施工臣當細訪輿論皆謂今存大楠因其斧斤難施所以在山長年至於運道崎嶇罄竹莫書其尤甚者如遵義府屬內之落水

孔猪闖細鱗硎磨子峽曲折之字拐彎天生橋三箇硎
葫蘆硎水從硎中流出又下魚硎須搭天橋長三百六
天十餘丈等語馬湖府屬內則有高硎赤岩黑岩偏腳坂
鬼溪猪闖岩弔藤岩九溪三渡水等處峭壁乾溝亂石
壅塞雖山水高過十丈旋長旋涸非神術不能濟運等
語此臣之所聞也卽叅考古法採取必須找廂搭架拽
運必須墊低就高輾轉上下木在溪澗利於泛漲木在
山陸又以泛漲爲累故陸運必於春冬水運必於夏秋
或水或陸非可一直而行計日而至者大概然也臣伏
讀採辦楠杉等木甚屬艱難之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旨固已早悉

聖聰矣如使民力稍可足用竭蹶所當勉圖顧四川幅幘極
廣禍變極慘滿目祇有荒烟百里竟無半竈當進兵運
糧時疫病死亡鄭圖難繪臣伏讀四川人民稀少且屢
經兵火困苦已極之

旨又已早悉

聖聰也幸托

天威蕩平數年以來老弱安生瘡痍漸起但以通省之戶口

總計之仍不過一萬八千九十餘丁是合全蜀數千里

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衆就中抽發五千入山採

辦楠木其供送衣糧器具者勢不可少又將盈千累百
且此遣發民夫星散艷邑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耕作
必至全廢

國賦憑何辦供且盤山度嶺有墮崖墜谷之危露處風餐
有瘴癘虎豹之恐種種情狀不能殫述抑且蜀當風鶴
之後民情慣聽訛傳前當察木時工猶未動聞風思逃
攜妻挈子拋棄家室若實在動工用夫之際豈不遠而
他徙近而走險乎其採運之艱難如此人民之稀少如
此而民情之搖惑又如此四川楠杉雖已減去十分之
七而所應運之大木二千六百六十三根斷不能如他
王大司農奏稿

四 福德堂

省之解運者可以按數按期也

殿工不容久稽迨川運不到致悞官吏之罪責無辭殘黎
之疾苦何堪恐於

皇上保赤之盛心有未符也

臣愚合無請

勅四川督撫姚締虞親詣產楠處所察勘應運楠木有設法
竭力而可以砍運者共若干株有雖設法竭力而必不
能砍運者共若干株其必不能砍運者

題請定奪其可以砍運者星速採取趨運俾百姓曉然共

知惟視其力之所猶可爲而非強以力之所必不能爲

各安本業踴躍從事不致在惑竄匿庶殘疆子遺頂戴

皇仁如天好生之德同覆載以無疆而工料亦見實效矣
已蒙

恩陞任口北道叅議運楠事宜非臣職掌但臣任蜀日久熟
識情形仰體

皇上愛養小民軫念殘疆至意敢就在蜀所見所聞披瀝實
陳事屬條陳運楠事宜字多逾格貼黃難盡如果芻蕘
可採伏乞

睿鑒全覽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王大司農奏稿

五 福德堂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照臣一介儒流忝中乙未科進士

殿試二甲例授五部主事及至戊戌科二甲進士改授知

州時臣以丁憂在籍猶未選授科臣史彪古條議宜照

新例外用蒙我

世祖章皇帝俞旨仍留京秩內用臣服闋時得授戶部山西司

主事是臣甫進身時已荷蒙

先帝隆恩如此旋以丁母憂回籍至我

皇上御極之二年臣服闋補授本部雲南司主事陞授浙江

王大司農奏稿

六 補德堂

司員外郎又陞授刑部江南司郎中假回補授本部陝

西司郎中凡經甄別京察三次考註優等俱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是臣之待罪戶刑兩部司屬者十餘年所俱

荷蒙我

皇上隆恩優容也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復臣蒙陞授松威道

僉事前撫臣杭愛遴委督糧隨營年餘崎嶇於黎雅大

渡河間上賴

天威洪福未至隕越二十四年蒙陞口北道叅議并以大計

准與卓異

頒賞袍服華袞寵錫光榮已極迺到口北任纔閱八月卽蒙

我

皇上簡昇內陞叨列卿員固已自慚非分甫及十月自鴻臚寺卿優陞太常寺卿臣以疎遠道員二年以內職等遷

喬感戴

隆恩異數方矢捐糜猶未得効分寸遂復蒙我

皇上睿照光垂不待開列不由會推

特簡補江西巡撫股肱庸作可殿

天子之邦以有爲功名予路庶附旂常之銘而不朽臣某何

幸被澤無窮且當我

皇上孝思飲痛之際猶慮及封疆

王大臣農奏稿

七 福德堂

御門既出特傳

內廷再宣

密諭臣仰瞻

聖容有頽不厭

教誠諄覆

天語至切犬馬之私感動沁骨復蒙

軫念臣某與廣東巡撫臣朱宏祚居官淡薄程途遙遠各

賞帑金千兩用爲路費又蒙

欽賜鞍馬一匹如此

隆恩實從古之罕覩亦

本朝所希沾切督撫初任祇有江西總督臣董誥直隸巡撫
臣于成龍兩蒙

重賞連今朱宏祚及臣某共四人焉巍巍

盛朝濟濟諸臣四人之中臣居其一既顯於衆更恤其私

天高地厚何修克酬况臣衰齒庸才戰兢蚊負曰報萬一非

所敢言亦惟奔逐桑榆之景竭盡駘駘之力凜遵

聖訓潔已率屬夙夜靡懈以圖自靖云爾謹望

闕叩頭恭疏

奏

謝伏乞

王大司農奏稿

八 福德堂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製
臣等伏以
聖朝濟濟諸臣四人之中臣居其一既顯於衆更恤其私
天高地厚何修克酬况臣衰齒庸才戰兢蚊負曰報萬一非
所敢言亦惟奔逐桑榆之景竭盡駘駘之力凜遵
聖訓潔已率屬夙夜靡懈以圖自靖云爾謹望
闕叩頭恭疏

臣于成龍

臣董誥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
題爲率土盡樂正供南粵獨苦偏困浮糧不豁民命無生
哭乞應

詔陳情遵例請減上培

國本下救殘黎事據署江西布政司事驛鹽道副使線一
信按察司按察使孫蘭督糧道叅政吳延貴驛鹽道副
使線一信提學道僉事何棟都司俞承都會詳稱則壤
定賦原有畫一之制維正是供難堪額外之徵故立法
務期盡善流弊所當急除江西南昌府浮糧一項流弊
至三百餘年之久積困至三百餘年之深敢不會陳疾
王大司農奏稿

九 福德堂

苦急急請

命爲民除害也今幸際

詔旨內開一直省地方有見行事例不便於民者各該督撫
詳察開列具題該部確議酌量更正大哉

王言如天之仁靡幽不被則南粵浮糧此時不請更有何時
可請允宜應

詔陳言以無負

皇仁子惠元元之特

恩也茲據該府州縣籲請前來本司道覆核無異相應呈詳
本院確查從前奏請之成案復宋誌之舊額汰明季之

流弊亟賜會

題以甦南民重困則

聖恩永沛於萬世矣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江西南昌府浮糧一項其源起於元末草寇陳友諒竊據南瑞袁三府烏合甚衆費用不貲遂將三府錢糧加浮於宋元舊額三倍科徵至明洪武之世遷怒三府久附友諒雖知浮累之困苦而弗爲更正迨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御史臣吳贊元卽以數百年浮糧苦累情形入

告下部查議間不意江省又遭逆賊金聲桓叛亂南昌受

王大司農奏稿

十 福德堂

禍最慘兵燹以後文獻無存順治九年布政使臣莊應會入

覲止據有瑞袁二府浮糧之呈揭具疏上

聞部覆奉

旨這浮糧積久重困應從原額清汰著該督撫飭該府縣官確遵減免毋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欽此欽遵奉行在案於是袁瑞永邀感免南昌仍踵浮徵迫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布政使臣王庭入

覲卽條奏南昌府浮糧爲害部覆奉

旨南昌府浮糧果否與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欽

此欽遵戶部咨行督臣張朝璘撫臣董衛國查據南昌府
宋元舊誌實共浮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餘兩共
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餘石與瑞袁二府實係
同事同情具疏

題覆奉

旨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二府例
行欽此欽遵已經榜示曉諭士庶奉行在案不謂於州縣
備造細冊督撫

題報時部臣忽議以漕米名色不起於友諒之時無從稽
查遂復奉有洪武所行甚久之事這減免不准行之

王大司農奏稿

十一 福德堂

旨臣今覆查南昌府漕米名色卽係明洪武所沿陳友諒之
偽額而分編本色南漕二米也是以比照宋元舊額大
相懸殊三稅皆然非南昌一府之浮糧稍有異於袁瑞
二府之浮糧也再照該府一州七縣其中獨有武寧一
縣爲陳友諒生身之地至今糧米俱輕此又爲浮糧的
起於友諒之確據矣總因南昌府向日首罹金逆之禍
人民殺戮殆盡冊籍焚燬無遺以致前藩司莊應會入

覲時無憑入

告遂未與瑞袁二府均沾

普澤嗟此遺黎翻以慘被奇殃未獲同邀一視至今三十

餘載南昌之民視袁瑞二府之民不啻泥塗之視霄漢
號天向隅涕漣而歎其實命不猶也我

皇上宵旰勤民匹夫匹婦無微不恤一切因革機宜凡垂

乾斷莫不動合典謨可法傳於萬世似此三百餘年之積久

七州縣之重困早已邀蒙

睿鑒兩奉

明綸七屬士庶幸獲更蘇祇以中隔部議遂無復敢入

告者臣蒙

皇上特簡畀茲重任終日惕厲清夜思維仰體

聖心惟以除民疾苦爲事如臣不將江西之積久重困上達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宸聰是大負

皇上委臣巡撫江西之至意臣爲不職又察從前部議原從

加浮數內所免太多臣愚竊念歷年以來我

皇上疊行蠲免周徧寰宇約計十有餘萬寧惜此數屯膏弗

沛如臣心知當奏瞻顧緘口臣爲不忠不職不忠臣罪

當死謹按南昌七屬浮糧其始實由陳友諒之橫徵其

既實係明洪武之遷怒實與袁瑞二府同事同情應邀

一視

皇上豁此災黎故不禁戰兢冒昧據實直陳伏乞

皇上勅部詳察頗未確議畫一卽無宋元舊額我

皇上天縱邁古建極定制會歸蕩平自盡美善仰祈
聖裁將此相沿淨額之銀米開

恩減免以清惟正之供以甦偏枯之累以全

皇上兩勅之睿照以垂奕葉永遵之令典則此一州六縣之
億兆赤子共鼓舞於

堯天舜日之下而

本朝之則壤成賦與禹貢周官麟炳無疆矣臣謹會同署理
江南江西總督印務江寧撫臣田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由驛遞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傳交提塘官賫捧謹

題請

旨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

勅長赤字共覽錄

皇上兩勅之睿照以垂奕葉永遵之令典則此一州六縣之

億兆赤子共鼓舞於

堯天舜日之下而

本朝之則壤成賦與禹貢周官麟炳無疆矣臣謹會同署理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 謹

題爲密陳江西民情吏治仰達

睿聰事竊照江西土瘠人澆從來多罹蓄害臣於康熙五年
差典廣東丙午科鄉試往來經過其地歷城行野到處
俱覺蕭條今當兵燹之後臣來赴任愚慮未卜何狀及
過黃梅入境風景殊異見其村煙樹色鬱鬱蒼蒼原田
水畦勻勻楚楚臣騎從男婦出觀熙聚不類前時過廬
抵江途次接見士民間其生活咸口稱上歲被災處所
穀少艱食薄薄收成之地尙有飯吃其中父老似有知
識者向臣進跪垂泣言劫擄供億累歲勤苦蕩平復業

王大同農奏稿

十四 福德堂

衣食兩難幸蒙

皇上天恩節年蠲免銀子共有一百六十一萬七千餘兩蠲
免糧米共有二十五萬二千餘石不然非逃亡則溝壑
矣臣復問其吏治則皆喁喁相顧而已臣渡江到任下
學行香所由街巷或有事間出章江廣潤諸門閱視民
居舖面輻輳繁衍較前倍勝我

皇上福澤被物富教可加也祇緣貪習錮蔽除造公物名色
疊派無藝而外徵收錢糧則明加火耗暗加重賦每正
銀一兩收至一錢五六分不等又有解費一項部院司
道府皆有分每正銀一兩又收至一錢一二分不等

是百姓兌銀一兩必一兩二錢五六七分方足也聞臣
初受

簡命當卽減收八分而解費仍徵如故臣到卽將積弊張示
先自 臣巡撫衙門說起務期去舊更新然凜遵

皇上從容安靜先教後叅之

旨每見各官惟行勸諭不作厲言彼以 臣爲平弱可欺火耗
重戩復加如故臣卽訪得遂將太甚之奉新縣拿其積
蠹經承重處草役藩臬衙役各有責草復張告示值書
各弊先自 臣衙門解費草起官役上下其大小襍費盡
草有犯必叅因此重弊旋除百姓樂輸先是四月完半
王大司農奏稿

五 福德堂

皆屬程報今則解司溢額餘剩銀兩帶回者甚衆雖後
日未可知目前已可見矣 臣又察錢糧而外其大累於
民者卽屬漕米官收官兌

本朝定制最良天下遵行獨南昌府屬南昌新建二縣猶
行民兌以有棍徒爲之把持也又有棍徒於康熙二十
三年欲奪其利告行官兌革職前撫安石鼎已勒石行
之矣臨去感於謠言欲留遺惠又復民兌 臣到鄉宦士
民一主官兌一主民兌彼此告訐各陳條件主民兌者
且以官兌爲悖

旨臣以民收民兌是明朝舊制官收官兌乃

本朝定例遵例者以爲悖

旨不遵例者其謂之何切責定復官兌而其言官兌者亦有
光棍串通衙蠹假公漁民臣俱責革並將漕運積年陋
規搜檢無遺止許遵照定例每石漕米增銀三分增米
三升漕規止此其餘欸設皆屬橫出弊端毫無濟於漕
運之船糧官旗祇以飽院司道府廳縣衙役之貪腹行
之自昔今不知非經臣指破張榜通衢衆目爽然小民
共悟僉曰從此始識漕原無費也計省銀歲可五萬餘
兩計省米歲可十萬餘石然而在民樂其省費在官恨
其失利未有不以刻薄怨臣者民卑易虐官尊擅權加
王大司農奏稿

去 福德堂

以衙蠹之才筆輔以光棍之唇舌臣去而空言無用矣
但臣榜現在民口難防倘藉

天語威靈一字山立則積癘可以頓豁故敢瑣瀆

宸聽求爲百姓作主又江西司庫虧空臣到訪知約有一十

三萬餘兩卽以密詢署司驛鹽道線一信據答直吐相

符然亦不同蘇松缺庫盡由官盜其故實由縣解多有

缺額察吉安府屬卽永豐一縣所欠二十四年地丁銀

已少一萬二千九百餘兩存有同知張采借領廬陵一

縣所欠二十五年地丁銀已少一萬二千五百餘兩存

有知府湯修眞借領餘縣或八九千或四五千二三千

不等等然亦非闕正額難完原因公務疊派風火急催縣官卽將徵收正項頂解以取上悅小民止有此力公務完而正額虧矣敲朴不出奏銷限迫上下不得不彼此相顧歷年俱以借領流遞圖副考成故至如此虧空耳臣初擬到任三日卽盤司庫後想虧空現在不待盤察既察出卽當

題叅司府縣官互相扳扯顯然民欠而民已罷困縱死難完卽著落府縣亦不過草職追贓迨家產盡絕庫額終無補也不如緩以時日彼司道府縣怕叅草職自圖填補是以雖催不盤後果私補數將十萬臣遂差押提冊三大司農奏稿

七 福德堂

而署司以三萬八千餘兩呈報臣行

題叅後到司盤庫現貯銀兩分毫不爽所虧數目現在候旨追補亦易至若縣庫處處皆空一臨交代無不顯露院司府恐露前愆護庇舊官逼勒新官出結誰敢不遵吞聲莫喘臣到凡新官有恃無恐不聽府逼具詳到臣者數縣如饒州府萬年縣臣已

題叅其未敗露者以未臨交代也然此後院司不肯受過而此弊可除矣但實有民欠者新舊交比百姓極苦臣已諭明奏銷既完有何舊欠正賦爲先毋紊緩急交印後則非臣所能及也又浮糧遺累最久早經

睿裁兩次飭諭臣愚以我

皇上天縱制度式統會歸而建極

聖子神孫丕承萬億以無疆三府同情更定自應畫一冒昧

具

題猶恐部議堅執仰祈特賜

乾斷此乃有關於江西民情之大者至於察吏重務除平等

未開外如諸道員中惟驛鹽道副使線一信才長可用

知府中惟寧江府知府喻成龍才守頗優州縣中惟寧

州知州臧振榮逆賊亂時卓有貞節才守亦復錚錚德

化縣知縣甯維邦為政不擾亦兼才守萬載縣知縣劉

王夫司農奏稿

文 福德堂

體元才氣英發操守自勵撫循荒殘曲盡如理家事寧

都縣知縣李聘歷任一月即敢單騎直入賊寨引賊出

降心勤於民才亦通方此兩令俱可擢用廬陵縣知縣

陸在新頗有廉名能貞苦節然臣察其實猶以氣浮而

言誕為疑屬吏雖未及多見而優等者亦止此矣江西

雖稱內地伏莽未靖調用總兵許盛虔人感悅省城總

兵陳平為人老實兵民相安但久病恐致營伍廢弛封

疆重大伏乞

皇上睿察臣在江西所首重者察吏安民臣到閩浙所首重

者安內攘外水路提督如左右手須同心腹斯克謐寧

臣未到地方不知詳細相地擇人

皇上自有

睿裁臣才短齒衰卽禪心夙夜恐難副秋毫待臣到任察看

情事有應密奏星馳以

聞恭請

聖訓謹照密疏難托書吏繕寫臣謹合家人恭繕實係規式

未暗字畫未正相應陳明緣係密陳江西民情吏治事

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爲此具本差承差文大用賈捧謹具密

題請

王大司農奏稿

五 福德堂

旨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稿
未
聖
情
聞
恭
請
聖
訓
謹
照
密
疏
難
托
書
吏
繕
寫
臣
謹
合
家
人
恭
繕
實
係
規
式
未
暗
字
畫
未
正
相
應
陳
明
緣
係
密
陳
江
西
民
情
吏
治
事
理
字
多
逾
格
貼
黃
難
盡
伏
祈
皇
上
俯
賜
全
覽
施
行
爲
此
具
本
差
承
差
文
大
用
賈
捧
謹
具
密
題
請
王
大
司
農
奏
稿
五
福
德
堂

皇上自有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題爲飛報事 臣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恭疏

題報由江西南昌府起行赴閩六月初二日行抵金谿縣
地方途次接准護理江西巡撫印務督糧道叅政吳延
貴咨前事內開據九江營副將王昶呈報湖廣督標裁
兵叛變斫開撫臣衙門殺人搶印等情准此隨經飛覆
該道迅行偵探叛賊情形去後竊謂武昌省城官弁衆
多裁兵鼓噪意在搶掠財物撲滅解散止在旦暮間耳
初十日臣行抵福建邵武府到任開印受事亦經恭疏
題報於十一日又准護理江西巡撫印務叅政吳延貴咨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移據湖廣撫標中軍遊擊馬駿聲協守黃州府副將阮

述黃州府黃崗縣知縣汪灝等逃出楚境節次稟報又

據九江協守副將王景知府李法祖德化縣知縣甯維

邦等各稟稱叛賊猶住武昌省城潛誘黃陂失守等因

抄報到臣 臣竊思此等逆徒不過嘯聚一時取死卽當

就戮但變起倉卒隣封駭聞况黃陂與九江接壤勢居

上流萬一豕突狼奔潯民不免荼毒邵建與江省接壤

唇齒必宜相顧 臣原擬星詣閩省料理各務今卽接此

報若徑到省城則逆水愈遠 臣愚熟計延平府爲閩浙

工右適中之地信息易通聲援可壯似宜暫留駐劄將

延建邵三郡現在防兵加意整頓以張氣勢謹先疏密
陳

天聽料妖氛自靖烽火無警設或游魂延喘敢犯九江臣卽
一面選將領兵前往夾攻滅此朝食庶事出萬全而逆
賊不致旁逸再照協守延平副將陳士愷協守汀州副
將薛受益俱奉

旨赴京理合照限遣行但臣察陳士愷練達行陣才力可用
薛受益忠勤勇敢而且能孝能廉兵民悅服今延協正
在用戒不虞而汀協與江省之贛羈緊連隘口險僻伏
莽更所當防伏乞

王大司農奏稿

主 福德堂

皇上俯念隣壤逆兵告變之際允將二臣少緩行期資臣指
臂逆賊不日剿除立卽咨送起行則

簡拔之
洪恩與捐糜之臣志並彰於

聖世矣緣係軍機緊要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題爲密陳微臣抵閩所有見聞仰達

宸聰事臣在江西見其將弱兵單曾經密奏其中途忽聞湖廣督標裁兵無端自取誅戮遂具疏暫駐延平爲江右聲援小醜何能備不虞耳我

皇上廟謨神武遣將發兵指日裁逆潰敗成擒也臣竊思逆賊夏包子不過一無賴營棍卽本標豈盡血黨况武昌省城如許文武官兵何至在卒哭噪竟無一矢加遺死辱逃竄省城坐陷乎總由虛冒扣剋習成故事我

皇上有經制額定之兵數而數不足兵丁受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皇上全給之餉銀而銀減半臣聞自總督以至把總祇隨其人之智愚貪廉以分多寡輕重而實無人不可有也數不足而兵虛銀減半而兵怨一旦有急呼之莫應有知者逃避無知者脅從省城之陷賊不如孤村之拒盜也此實養癰之大患臣愚夙昔每鯁鯁切慮之賴我

皇上如天之福裁逆一變匿影畢露庶其各知改圖而患可永除矣如延協副將陳士愷臣初到見其尚有才氣居數日卽知其兵餉虛冒責令募補足額給發足數面服似真誰料所放四五兩月餉銀數未敢扣而首仍如故

以致弁兵謹首然而爲臣身在延平始有此首也臣非

不知隣省用兵之際調遣需員不宜倉卒易將但弁兵
明犯其上臣如姑息特恐彼此反側意外當防且兩省
恩矣就此觀望震雷驚夢正在此舉此時故遂會叅伏乞

皇上軫念封疆處分加以

嚴勅則兵可不勞察點而漸足餉可不勞叅劾而絕扣也是

否仰候

聖裁又福建之官歷年錮弊加耗私派恬不爲怪臣到其民
攔馬板輿控告紛紜臣與淮理應飭應叅次第清理更
謹身勤察凜遵

功令以教戒之福建之民蕩平守業財貨亦裕但賦性刁頑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舊染叛習鬪狠輕生殺人行劫往往有聞甚者如沙縣
羅其熊甯永定之類負嵎虎視亡命所歸然亦止恃遠
深藏臣惟平直鎮靜以潛化之此皆易治獨泉漳藏奸
之藪投誠裁兵實繁有徒臣未到時訛言孔將皆以將
軍提督臣施琅爲辭臣到撫臣張仲舉提臣張雲翼密
商厘慮司道各官咸議其調排十將諸件爲閩隱憂臣
愚獨謂不然施琅蒙

恩侯爵富貴已極暮年顧後復何所求特以羣宵聚處非其

戚里卽其故舊依憑放肆恐生事端如現在閩責歸彼

身琅不在閩彼翻借口我

皇上自善將將豈諸臣所能測識臣閱抵抄仰見我

皇上優禮功臣亘古罕聞且巖疆萬里情形歷歷星羅大

御前也臣謹向

闕叩頭嵩祝

萬壽又功加人員業蒙賞實不特將榮至

天恩准其

題咨分別錄用惜勞渙羣勝算無遺臣謹欽遵寧恕勿刻仰副

睿懷臺灣洋販臣未詳曉待察明再

奏巡撫張仲舉才氣過人可與爲善提督張雲翼世爵詳

穩自當盡心漳浦鎮總兵官金世榮才守兼長可倚保

王大司農奏稿

福德堂

障臺灣鎮總兵官王化行臣雖未經識面在四川時卽

知其才能戰功汀協副將薛受益忠勇孝廉臣已

奏明似用之閩地爲宜福協副將陳國任聞其亦有才守

水師提標中軍叅將張旺智勇足備兵民悅服漳海地

天恩方極須此將其餘臣未察實大約平常者多亦有聞其

狼狽者容臣廉訪得實不時糾叅至若浙江撫臣金鉉

去閩未傳善狀近聞頗知檢束難逃

皇上睿鑒洞矚提督陳世凱安靜戢兵地方稱之定海鎮總

兵官黃大來廉能而嚴其餘臣未入境賢否未詳大約

是士官扣有所不免料視閩以爲行止耳臣暫駐延平整頓

兵馬凡

欽件大案有必須親身到省到浙始克審理難依定限容臣

題請寬限完結臣年老血衰急切圖報

皇恩於萬一愚昧直慙不知避諱惟祈

皇上垂憐教訓臣非惜身命恐負職掌貽悞罪大也為此恭

疏密

題謹照密疏難托書吏繕寫臣謹令家人恭繕實係規式

未諳字畫未正相應陳明緣係密陳閩省見聞事理字

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施行

王大司農奏稿

三五 一福德堂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朱前字畫未

取董印從願職天書吏書寫計藝合入恭錄實念

疏密

皇上垂憐教訓臣非惜身命恐負職掌貽悞罪大也為此

皇恩於萬一愚昧直慙不知避諱惟祈

皇上垂憐教訓臣非惜身命恐負職掌貽悞罪大也為此

欽件大案有必須親身到省到浙始克審理難依定限容臣

其風凡

題爲賢祀報陞萬民失恃懇請轉詳

題留以慰輿情事據福建布政司布政使張永茂詳稱奉
臣牌據臺灣三縣耆民林卿陳棟等呈稱竊

朝廷所重者民生百姓所恃者官長况初闢之巖疆專資
保惠而賢侯之令德久飭閭閻此臺民之苦樂全賴府
主府主之去留實切臺民如本祀蔣府主誠不可一日
去臺灣而臺灣三縣之民番實不可一日無蔣府主也
臺灣百姓俱屬僞鄭時俘掠而來原非土著及歸附版
圖之後恩准回籍有身家生計者盡歸內地卿等留臺
之人皆是貧窮瑣尾四年以來全賴府主秉性慈良持
身廉潔經營安輯念切痼瘼故使三縣之民離昔日之
湯火慶今日之衽席民則大小樂業番則遠近歸心實
出府主不要錢不勞民祥刑寬稅之所致也卿等身沾
覆被感激生成如依父母其良法善政難以悉舉如減
稅額而里無追呼之苦草耗羨而吏絕需索之端設法
招徠而戶口增多方督墾而草萊闢講明

上諭而民知教旌獎耆良而民知勸建學明倫則教化新而
奸宄之風息興文取士則孤寒進而盲籍之弊除立社
學以訓窮民之子弟置學田以給貧士之養矜凡所措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施無非實心爲民實心爲國之事故祈雨而雨降拜火
而火滅不特德澤浹人抑且精神格幽至於清勤自矢
淡薄自甘舊衣蔽體粗食適口如此賢侯非僅臺灣三
縣士民愛戴勿諉而亦各省所僅見者正期永依怙恃
使草昧之番島漸見化日悠長之樂前六月聞陞擢湖
廣驛鹽道全臺老幼莫不願輟耕渡海呼籲請留奈府
主念當播植之時以民食爲重嚴行禁止小民有心莫
展相對歔歔道聞驛鹽道缺另補有人此誠臺民有福
天假機緣而百姓卧轍攀轅之有路也在臺灣之荒瘠
艱辛府主固欲離臺一日早免受苦一日而卿等得府
王王大司農奏稿
主留任一日實受恩一日是非府主不能造福臺民非
院臺不能

三七 福德堂

題留府主爲臺民請命卿等願棄生業不避波濤匍匐重
洋哀溯下情已經具呈本道伏乞俯念荒島殘黎開格
外天恩特賜轉請俾民番重沾雨露等情據此除呈批
蔣知府潔已愛民本部院早稔知之爾百姓不忘教養
之恩越海陳情亦見公心但該府已陞道員仍留臺灣
名爵乖違何辭轉

請候發布政司確議定奪爾百姓卽行回業靜聽外合行祭
議備牌行司照依事理立卽查明確議通詳等因奉此

該本司布政使張永茂會同按察使田慶曾看得臺灣府知府蔣毓英奉文陞授湖廣驛鹽道按察司副使續經另推有人奉部行令給咨本官赴部候補所遺府篆因臺灣遠隔重洋無員可委業經詳奉院臺批允蔣守侯代轉行在案茲臺灣合郡士民愛戴情深并據臺灣鎮王總兵臺灣道王副使各請保留奉院臺行司確議通詳兩司遵查臺郡蔣守既據士民不憚險阻越海陳情皆由該府居官廉惠愛民所致但臺灣海外非與內地可比番民襍處必得良守加意撫綏庶地方藉以寧謐應否將蔣知府以副使職銜仍管知府事務照舊留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任卽同副使較俸陞轉以慰士民雲霓之望伏候本部院察奪會

題等緣由到臣准此該臣看得臺灣府知府蔣毓英陞任湖廣驛鹽道因部推有人令其赴部改補該府正欲交印起行臺灣士民環繞攀留渡海過洋至臣衙門呈請題留并據臺灣鎮總兵官王化行詳報前來臣查陞任官員向無保留之例隨行福建布政司確議去後並據布

政使張永茂會同按察使田慶曾詳稱臺郡士民不憚險阻越海陳情皆由該府蔣毓英廉惠愛民所致但臺地番民襍處必得良吏加意撫綏議將該府以副使職

銜仍管知府事務照舊留任卽同副使較俸陞轉等由
又據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效宗呈報該府送印交接之
際臺民復行環繞泣留罷市將府印擁衆抬回等情又
准靖海將軍侯水師提督臣施琅咨移罷守賢良民心
愛戴攀轅臥轍激切罷市况海表要地輿情難得咨臣
會疏

題留等因臣查該府實心愛民輿情懇切雖從前陞任官
員徇無保留原任而海疆有此良吏不敢緘默相應據
實

題明聽候部議臣謹會同福建巡撫臣張仲舉靖海將軍
王大司農奏稿

元 福德堂

侯水師提督臣施琅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切臣以庸陋寒儒迂疎鈍質叨

賜出身進士歷任戶刑部曹出補松威僉事者五年資遷口

北叅議者八月蒙

恩內陞卿秩優陞太常邀榮已云異數矣隨膺

特簡巡撫江西到任未幾又蒙

特恩授臣閩浙總督伏思臣由叅議道員之職銜以至拔授

今職爲期僅及二載逃稽史冊所書泰階盛朝其良臣

之受知於明主者代不乏人然未有若臣今日之遭逢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卓越如斯也臣自念服官以來非有雄才偉畧以奏膚

功又非有嘉謨碩畫允升大猷邇以封疆重寄益凜冰

淵雖

皇恩刻刻勒在心中

天威刻刻頂在頭上不敢暇逸然諸凡職守巨細豈克悉中

機宜隕越遺羞實恐懼焉至於暮夜自嚴清白永矢此

亦天良之所共具原非人情之所大難臣分臣謹烏足

齒錄顧乃幸際

聖明不加譴斥臣每仰高天而色慚聽晨鐘而背汗也頃者

鑾駕南巡觀風幸浙臣於本年二月初七日同提臣陳世凱

鎮臣黃大來臬臣卞永譽躬迎河干欣瞻

聖顏真如遊子之得見慈父悲歡曷能口出當蒙

呼臣銜名渡載小艇跪拜從簡

春溫垂問再詢身恙之果除旋及民生之好在卽蒙頌

賜

上方珍食果味多至七種纍纍捧接盈溢繪面俱經

龍目閱視又頌

玉手指揮命臣分給三臣珍異所未槩觀文武得而均沾初九日

駕次行在所念臣病體新痊復

賜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御用人葭二斤十二日特

賜臣

御書匾額養素二字臨宋臣蘇軾五言古詩一首手卷二褰我

皇上知恤敦勉矜勗愛惜之至意於

眷顧中具見箴詢臣惕省懷抱早別香臭詎同草木徒被春

榮十三日隨往會稽

恭謁禹廟十四日於紹興府城內江橋

傳臣登舟

聖諭吏治民風

洞悉跪受

教誠十五日

駕旋錢塘江口早膳

賜臣酥餅三盤令卽啗食十六日

頒賞扈從臣

命臣與尚書賞同大緞六疋十七日

聖駕發杭州府侍衛馬武傳

諭臣等不必遠送臣犬馬依戀十八日追趨啟

奏蒙

允送至蘇州抵

行在所二十日

王大司農奏稿

欽賜

御製七言絕句新詩

御書綾字一幅法帙無倫風雅疇比臣自此恭奉

天章家傳世守寧惟陋巷堂宇芳流奕葉將並起家髡邑馨

著千秋矣臣每次驚承

寵錫叩頭陳謝之際不勝感激涕零不圖叨蒙何以至此又

此數日內更蒙不時

召見諮諏周詳兩省之形勝風尚悉在

照臨一時之民隱官方難逃

洞鑒且荷

憐臣 癘瘡

命臣保養節勞加餐

溫諭脛至 臣聞人能盡人之道者可以事天矣夫天究非盡人道者之所克事也子能盡子之職者可以報親矣夫親究非盡子職者之所能報也况我

皇上以大君生成

德兼天親 臣何人斯敢言報稱亦惟存誠勿自欺之語學爲不二心之臣不敢以持祿之故而養交不敢以顧家之念而忘

國早作夜思鞭策暮氣潔已率屬大破積習務使兩浙九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聞牧民之官貪者知廉馭兵之將怯者知勇兵則騰飽而日進於精練民則裕寧而日進於淳和家沾

聖澤戶頌

皇仁庶幾無負

皇上不次拔擢畀臣以兩省之任重優臣以

寵賚之獨隆云爾 臣謹彙疏

奏

謝伏祈

睿鑒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謹

奏為密陳管窺之臆見庸抒啣報之恩忠仰祈

睿鑒事臣讀古經史諸書所紀首出之主咸擅天縱之才凡

懋學勤政禮臣養民以及巡幸蠲赦之類班班遺芳簡

策間然未有若我

皇上神聖文武合符義軒仁智勲華邁德堯舜者自

御極二十八年以來削亂保泰

宥密宵旰有同一日誠哉萬古

乾健一人也匪三代懿辟之所可匹美豈後世賢君之所能

望塵哉於今春正

王大司農奏稿

言 福德堂

南巡回

鑿計止七十餘日歷經燕齊吳越四省之郡縣山川其水陸

扼要攬勝之地周流洞曠無遺致祭禹廟用底厥績臨

流一覽而河王無復聚訟矣且不煩

明堂設位輯玉羣后舟騎所歸黜陟大明又復免數百萬積

欠之逋賦脫千百人久繫之囚徒匪闕

奏請並無繪圖總由

宸衷軫隱大張曠典也抑且

聖恩優渥文武官弁均施

大賚肆筵設醴薦薦瑣瑣錦衣繡裳幣帛旅彤舉古盛朝際

會風雲之隆賜予間有卽傳爲奇遇者一旦有加無已而卑官小兵幾黎罷病賞濟無不徧及焉又且

聖製新詩爲民寫懷南薰早解同其光華又何大風瓠子足

誇雄麗哉又復多

賜

御書手卷凡臣下寸長尺節得邀

天章留諸子孫共欽世寶且禹廟

題額靈隱易名使先陵古刹生輝兆人萬世共仰似此創見

罕聞之事都闕治教我

皇上巡方萬幾馬上舟中目勞揮腕不倦亦非飛白游藝比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也又復

警蹕撤衛所到衢巷道路容百姓之老幼男女如堵觀瞻念

其泥濘

諭免跪拜康衢滿塞窮谷歡呼至於野芹盤獻

玉掌撮盛昔所稱小民得見天子而言情者初未聞若我

皇上溫裕懇欵若此也以此江浙之文武軍民貴賤大小紛

紛紛紜紜百千億萬舉若一家之孩童孝子雍穆嬉遊於

一堂奉其

嚴父慈母焉臣所親見無能作誦優隆異數叨忝先沾

扁額手卷謹已臨摹上石亦遂裝池

詩綾高掛中堂如天讚美法祐之語龍躍虎卧鐵畫銀鉤者
曷足形容萬一惟見

天造神光照楹耀庭臣稽首頓首常凜對揚而已又地平天

成

題額臣已敬臨勒扁

御書原筆乞留供奉謹並

奏

聞竊思臣何人斯幸遭

神聖超世之主得逢泰階已平之時學古入官卽不能上追

皋益謨明弼諧昌言而賡歌何遠至下遜耿鄧攀鱗附

王大司農奏稿

美 福德堂

翼垂功名於竹帛臣甚恥之乃終日夜以籌畫恨屯蒙

無知究乏良謀謹就思慮所及約畧數言具摺密

奏實屬狂瞽敢執可否惟候

聖裁兼乞

慈宥臣觀福建倚山負海其伏莽之在山者固屬投誠裁兵

等類尤與村寨紳士居民親黨勾連互相依庇有族大

勢衆之家卽尋常鬪毆動輒列陣開砲公然甲械殺傷

臣閱詳文蓋不止烏鎗之當禁也奈過嚴又恐生事臣

與該撫正在確商妥議然凡此諸頑懾伏於

皇上聖明兵威之下無覺何敢蠢動間有奸宄當被發覺

獲臣與撫提嚴飭鎮協司道府縣諸員嚴禁而善誘之
漸可潛化無虞惟海關運洋出入艮奸莫辨浙江無山
患而有海警上年六七月間卽有劫商擄人之事八月
初一日始據提臣陳世凱咨開節次數起臣隨檄行查
拏催報奈黃溫兩鎮祇辯汎界拘執部議不准會哨爲
辭閱將五月未經拿獲一賊一船臣不勝忿時舟行抵
建寧之吳村遂發合箭二枝遣官勒催兩鎮出洋督率
搜擒去訖及臣到杭定海鎮臣黃大來先在晉謁臣面
諭曰汝以勇聞矢志報

國何爲縱賊海洋不靖對曰賊遁羊山以北之馬跡思頭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等畧地方屬在江南臣曰緊要賊情猶分疆界非忠也
大來當卽連夜赴鎮親率遊擊石子固等出洋果於馬
跡畧遇賊對敵殺死不計其數生擒活賊救回難民共
八十七名得獲大船四隻臣已於盜艘竄於商船等情
疏內

題明後經臬臣卞永譽審出賊黨顧君星等口供供出楊
仕玉是其賊首已被砲傷腿當夜跳船遁走臣行海口
察拏仍飭將弁在洋咨會江南水師搜山務獲乃至本
年二月中旬江南兵船終不到洋浙船在洋日久風波
催撼器具損壞臣乃檄令暫回修整察楊仕玉者閩人

也兩番投誠仍敢作孽臣愚竊思明季勾倭上岸之賊
首徐海等皆江浙民人若非內賊熟識情形外賊何由
入犯今遠彝拱服獻珍貢物有何患之可慮但倭性獷
狠地逼四明島岸相連揚帆旦暮可到思患預防古今
大計現今商販到彼比照他島貿易立額限數不知
天朝尊威禮體固當以禽獸待之不足與較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已將洋船停止

廟算威重中外欽服猶許商販者蓋欲爲百姓滋生息也
臣在閩聞商販之折本者十有六七何所利而踵行不
絕特以出洋皆亡命之徒舍身嘗試財主不出履險惜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本猶冀取償故耳其出而不返者頗多存沒無從稽考
其流而爲盜者不少關票執爲護符已有徵矣在兩省
百姓旣不獲利而反以藏奸卽在兩省關稅亦不過十
萬餘兩而或以招尤臣愚竊思其攜械而遠販他國者
似宜並行停止其就近採補者似宜歸諸有司容臣巡
海確察會

題可否伏候

聖裁平世最重防邊邊之在東南者重水邊之在西北者重
陸東南輕剽向多水賊今海不揚波草竊易除閩粵江
浙滇黔等省但各得一鎮靜勤幹者領其事先事盤察

臨事撲滅安輯自有餘力若西北驕悍地廣族繁其在
北者則有內外八旗京都坐鎮我

皇上聲靈震疊懷柔悅服拱衛何疑其在西者去京較遠臣
愚熟思似宜詳擇三邊最要之地添設總督衙門得一
忠勇兼資謀畧擅長之重臣委任之專管兵馬選將練
兵因時制勝繕器械拔技勇所計者無非籌邊之事寧
事精堅所御者無非捍邊之人人人熟習如山岳之不
可搖動如氣頤之可相指使庸以振威固城爲今日保
邊之先著也川陝總督駐劄西安或恐鞭長不及耳我
皇上雄畧勝算慮周萬世何待腐儒之拙計臣姑妄言伏乞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聖裁大臣之義以人事君苟知其人不以入

告有乖於義臣思在已不宜存徇私植黨之情在

國胡爲自負欺隱蔽賢之咎身爲大臣中外良楛既有灼
見俱宜密陳奈倉卒難以備叙謹先將所屬文武之職
大而可信者列名品題之臣閩屬文職官布政使臣張
永茂勤敏小心可與持正驛傳道臣何源濬識見爽朗
立身不苟提學道臣高日聰雅度亮節衡文大著清名
浙屬布政使臣卞永譽珠圓玉潤矢志冰操已蒙

皇上簡拔才堪大用杭州知府馬如龍理繁治劇綽有餘能

處州知府劉廷機勤心民瘼兼知守已此皆賢能中之

錚錚者臣聞屬武職官漳州鎮臣金世榮膽識操守兼
優力能使才除奸興化鎮臣王萬祥和平勤慎器識超
羣臺灣鎮臣王化行猷爲可當一面海壇鎮臣穆維雍
氣畧允副元戎金門鎮臣陳龍深沉具有條理協守中
汀州副將薛受益忠勇廉能允推冠軍且甚得福建遠
近兵民之心臣曾啟

奏宜留閩緩急有濟澎湖副將張旺幹畧夙著戎行貞方
不可奪志此兩人均爲海疆倚賴張旺已經奉

旨三年任滿

陛見若薛受益如已陞別省總兵可否就閩省別鎮調換伏
王大司農奏稿

乞

旱 福德堂

聖裁浙屬定海鎮臣黃大來敢勇奮發性行廉直雖辭氣矜
張武夫常態不足以累其任事報

國之心平陽鎮臣李華才氣英銳兵無扣剋且肯延攬養
士黃巖鎮臣趙宏燦青年奮志勉稱家聲材幹亦提臣
張雲翼之流亞臣曾啟

奏恐樓船非其所任

上諭令其學習臣聞伊父將軍趙良棟所將戰陣舊人多隨
其標皆嫻弓馬或仍宜陸用也温州鎮將蔣懋勛夙習
水性諳曉風信整頓舟楫較別鎮爲第一似甚宜於水

師者其性情亦謹篤無他腸杭協副將何應元遇事身
先不憚辛苦報陞總兵真不負其勞矣此諸將皆經
御覽歷試之員何庸臣贅特以仰籲

皇上自有器使之宏裁也臣於康熙十七年補授刑部陝西
司郎中卽於十九年陞授四川松威道僉事自京卿江
西巡撫迄今

恩簡閩浙總督計歷十有一年矣行路猶然旅客在署不異
枯禪總無身家妻孥之繫累其早作而夜思者總不離
臣父臨終遺囑爲

國爲民之四字叨受

王大司農奏稿

呈 福德堂

聖恩高厚羣臣罕被甚恐年齒衰暮溘然霜露寸衷未効含
恨九泉切思所當言者頗多又恐冗長瀆厭

宸聰卽此摺內有所當言者有所不當言者冒昧言之不敢
自欺故不敢避罪也待臣巡邊以畢其察明之事宜與
灼見之人材據實

題奏有不便

題奏者仍以摺進遠離

天顏感激依戀念來涕零匪口可出統祈

睿鑒叩頭謹

奏以

聞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王大司農奏稿



望 福德堂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謹

題爲察吏眞守難得立賢

聖主無方據實直陳仰祈

睿鑒事臣讀洪範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又讀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是用人之需才必先徵守千古定衡也我

皇上神聖天縱黜陟幽明固臣鄰之所感激震動而率土靡清矣臣叨任封疆自揣何報竊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首嚴察吏夫吏之能事惟才才有邪正才之植根惟守守有眞假臣孜孜思得長才眞守之人上達

王大司農奏稿

望 福德堂

朝廷目前以彰激勸異日以資簡迪實難且慎也臣在福建卽聞浙江有司惟上虞縣知縣萬中一爲清官留心總訪頗實適准吏部

咨文行取考選臣隨檄飭藩臬兩司謂行取爲言路要關黜吏專心打點平時聚歛諂媚上官先期鑽營投托權貴兩路擒來務要必得及至

咨送之際當事者取賄翻輕結援最重在此爲受恩之舉主在彼爲可靠之門生安問清濁但論巧拙耳此屆

咨送人之志在得助臣之志在矢公所屬應送知縣務察其自到任以來實無多收火耗實無濫灘私派於某事

見其廉潔於某事見其明允於某事見其擔當於某事
見其惠愛於某事見其急公忘私於某事見其持正不
阿必有卓犖衆著者方准開送如徒曰錢糧無掛欠矣
若橫征暴斂挪西補東曰無掛欠其罪更浮於有掛欠
也如徒曰地方無盜案矣若縱捕弔拷誣枉良善曰無
盜案其罪更倍於有盜案也填寫事實不過循例捏造
何有半點實跡倘蹈此故套定行

題叅連坐如此嚴切行去繼而署布政司印糧道臣劉曉
護按察司印知府臣馬如龍遂特以萬中一具詳呈送

臣察萬中一有承追前任革職病故知縣鄭僑那欠銀
王大司農奏稿

署 福德堂

兩未完降級督催之案與例不合遂經駁回然以
盛典未敢闕畧又行嚴催復經原任布政使今革職臣李之
粹陞任按察使臣卞永譽詳請將萬中一破格保舉等
因各出具保結前來臣正在察核間時值

大計期屆遂察照司道府等官冊結將萬中一照卓異例入
告蓋臣祇察部文內開萬中一承追鄭僑未完銀兩一案
已經撫臣于成龍於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具

題拔

赦免追部覆奉有

俞旨而未經察及原任撫臣金鉉准到部文

題請開復之疏乃在薦舉卓異之後始行拜發是臣疎忽
大信違例咎實難寬部議萬中一不准卓異臣等罰俸六個
月奉

旨欽遵在案臣竊思萬中一委係長才真守之官果堪行取
卓異之選在未經開復以前部按定例自應不准今鄭
僑一案既經察明援
赦萬中一自得邀

恩開復則此一官者由人波累非已罹尤微青全除大端難
掩且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萬中一凜持冰操
道路皆知歷任四年始終弗渝卽其不圖溫飽之心可

王大司農奏稿

署 福德堂

卜挺立骨鯁之槩臣不亟申汲引以仰副

聖明求賢若渴之至意是冒昧之罪尙小而蔽賢之罪實大
也伏祈

皇上俯鑒微誠

勅部將臣前開上虞縣知縣萬中一居官實跡逐一察照詳
核如非虛謬合無仍准與行取者得同考選不特萬中
一獲抒懷抱於敷奏竭忠報稱而宰令中有負志策勵
者益觀感思奮有所興起矣臣非不知

大計甫行舉劾需期但不忍此心知有守之員既邀開復仍

聽淹滯思維莫已冒瀆

宸聰伏祈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初三日

王大司農奏稿



吳 福德堂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初三日

欽此

欽此

欽此

題爲勤思宣化之治本勉副易俗之

聖心特請調用才守知府仰祈

睿鑒以襄時雍事竊照漢治最爲近古以有良二千石也我皇上身兼堯舜之德事行唐虞之政遠過三代而何論於漢臣等在杭欽奉

上諭欽遵在案我

皇上居高視下舉南方千百年之俗一覽周知吏治無所藏其奸民情無所隱其陋

矜憐告戒眞不啻慈父之教其子嚴師之教其徒臣鄰百姓王大司農奏稿

學 福德堂

猶有不知感動變易者非人類矣臣抵蘇恭送河干皇上命臣登舟復面

諭以省訟安良臣亦以務在實行啟

奏矣因竭思實行之要凡官之與民相親而能勸化之者惟知縣與知縣相親而能督責之者惟知府知府賢則所屬知縣之不肖者亦賢知府不肖則所屬知縣雖有恥爲不肖者亦不能獨賢也知府員繁其中之賢者或少而不肖者或多卽今日震疊於我

皇上神聖聲靈之下惴惴知懼新經督撫清察稍存忌憚之意然革面而非革心恐得間仍行貓鼠求其督責勸化

曷可冀邪 臣欽奉

上諭日夜圖維欲得才長守定之一人焉使之任表帥可以爲其所屬知縣之導師居要艱可以爲全省知府之標準與之凜遵實踐且用以風示者實難其人 臣初到福建延平駐劄有投到處州府新任知府劉廷機詳文一角 臣閱其所詳條列定征收催號件豁差役三款皆有闕民瘼甚中時弊剴切爽朗毅然與草 臣曰此似要作好官之人也遂加開導批行 臣由閩赴浙正值

大計兢兢料理僅二十日劾者不能盡劾舉者不敢輕舉雖訪其素履有聲然蒞任未及半載不敢卽列卓異及提

王大司農奏稿

吳 福德堂

令值季到省見其材品辭氣頗可觀聽委辦公務勞瘁大指馳驅無擾無廢洵可云才長守定之知府矣 臣又察杭州首府民兵繁雜風俗澆靡夙昔號稱難治知府馬如龍現象

優陞按察司使其原缺部選已當有人卽其人具有才守難爲懸測抑或小給小謹循分寡過亦碌碌簿書期會而已若倚爲九縣之導師十府之標準庸以仰副

上諭草千百年之陋習億萬世之邗理恐未可勝任快愉而

上諭 庶幾也 臣愚竊謂劉廷機之才守足信且日見我

皇上躬親大政耳聞播傳

天語料其存心必當感動盡職自知加勉今已委署杭州府
印矣合無將處州知府劉廷機改調杭州府員缺或有
已選杭州府員亦卽改補處州府知府現在者可以責
其成功新進者可以試其行事臣等策勵之以率先有
司卽於奉行

聖訓十六條中察其所謂敦倫者孰表之井田重農者孰事
之戒備端士習而挑達奚懲惜物力而遊冶奚禁誰著
家訓誰睦宗族何以辨善惡而示彰瘡何以樹風聲而
俾畏慕逐條實行而實效毋徒按期講讀以欺耳目雖
爭訟構怨實爲浙省諸弊之病根然賄賂杜絕則請托
王大司農奏稿

吳 福德堂

不行聽斷公明則刁奸屏息殊易耳苟賢者勤而庸
者勸前者唱而後者和將見全浙歲月間民不期樸而
漸樸家不期給而漸給種種課最皆知縣是責也而端
自知府之得人始劉廷機旣幹且廉堪供驅策臣等効
命保釐撫綏蕃庶期以佐成我

皇上於變時雍之大化者於此實爲握要急務焉再察定例
知縣有調而知府無調但以知府調知府品級毫無高
下殊異猶之乎知縣調知縣也臣愚緣從整頓地方起
見不揣冒昧妄陳謬論敢執可否謹會同撫臣張

合詞具

題伏乞

睿裁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

王大司農奏稿

辛

福德堂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

欽定四庫全書

奏稿

題伏乞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准扈從尙書張玉書等

咨開欽奉

上諭政治所先在崇文教江南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
額數應酌量加增永昭宏獎該督撫詳議奏請該本司看
得浙江人文自

國朝定鼎以來俊乂雍容冠裳濟楚較之他省最稱繁盛茲
際我

皇上鑾輅南巡採風問俗以江浙爲人文萃集之地

王大司農奏稿

至 福德堂

特賜入學廣額誠邁古之奇緣而潛修抱德行將盡得奮發

飛騰矣前奉院牌遵卽行據各府察照順治五年至十

五年定額詳覆前來本司情恐有蹈不經復取杭嘉二

府當日鬻案細加確察無異已經議詳在案隨奉本部

院准兩江督院咨議照定額每二名加一名等因行司

本司因察江浙廣額事同一例是以倣照江省所擬之

例具詳奉院以二名加一斟酌雖云妥協似猶未致廣

大批司再加確議伏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凡一行一止靡不法

先帝今奉

上諭入學廣額謹照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至十五年府學進取六十名大學四十

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可謂不浮不溢相應詳

請會

題復額以仰體我

皇上善

先帝之繼述茂邁古之菁莪者也等因詳覆到臣據此除江南

省入學額數應聽該省督撫臣確議具

題外該臣等看得浙省自古多才代有名碩迨我

王大司農奏稿

聖朝定鼎以來

至 福德堂

世祖章皇帝誕敷文命於前我

皇上追琢作人於後自是兩浙人文尤稱濟濟其間起家於

經書策論之途而著效於贊襄奔奏之列者亦旣蔚興

接踵矣臣自閩來杭水陸經由雖僻壤山村讀誦之聲

所在盈耳庶哉盛也今者恭遇我

皇上聖駕南巡崇禋禹蹟輻輳繁衍

聖目洞見沛施

洪恩浩蕩難名又復

軫念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數應酌量加增

命臣等詳議

奏請臣等祇奉

明綸邇胎

峻德敢不集思竭慮以期仰副

皇仁欽惟順治五年

世祖章皇帝準歷朝之損益鑑明季之濫觴於浙江一省入學

名數定爲府學六十名州縣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

名小學十二名後至順治十五年裁減定爲今數者蓋

因地因時適可制宜也自我

皇上御極削平以來生聚教養普天仰

王大司農奏稿

至 福德堂

聖學之高深率土感崇儒之隆重爲章真同雲漢髦士何啻

蒸徒而浙江人文實倍疇昔臣愚竊謂

先帝燕翼之盛典卽爲

皇上締衣之鴻圖茲者欲求多寡得中不浮不隘無事遠追

往古泛論前朝莫若一遵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所定府學暨各州縣大學中學小學額

數畫一區分著爲定例永昭宏獎如此則白腹固乏倖

進之濫榮真才亦無遺珠之浩嘆豈惟通今博古者乘

清時而霞舉行見學聖希賢者應

昌運以天開

上諭政治所先在崇文教誠萬世麟炳之典謨而德造爲楨
復揚休歌誦於無窮也臣謹會同巡撫臣張 遵
諭詳議

奏請伏祈

睿裁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王大司農奏稿

奏 福德堂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

陳時鑄鑄款

款

奏請伏祈

備案

奏請伏祈 奏請伏祈 奏請伏祈

奏請伏祈 奏請伏祈 奏請伏祈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謹

題爲移咨事該臣看得金華府前任知府張蓋乃前撫臣

趙士麟糾叅草職問擬贓罪之官也迄今實計四年有

餘其所屬八縣百姓陳養元等恭遇

聖駕南巡具本陳奏奉

旨著交與臣訪問其居官賢否欽此臣謹照張蓋叅處久已
離任何繫輿情永慕雖直道自在斯民然或以賄囑或
以術誘情僞殊未可定若徒憑衆口恐有負

皇上訪問至意遂飭布按兩司會察復行嚴駁務將其所奏

保障蘇赦董率赦荒之四款逐一究出何功何力何方

王大司農奏稿

奏 福德堂

何政之的據該兩司取其同供檢其歷案詳稱張蓋供

應大兵無擾不悞則其身實料理於親王部臣之軍前

其招徠安插良民九千一百餘名趙雪難民贖回難婦

買米賑濟四千六百餘人又時逢水潦捐米倡賑救饑

民七千九百餘名各有卷案弔察符合至於宣講

聖諭雖無勸改百姓遺留案卷而實心勸化事則有之等語

詳覆到臣臣當卽緝閱各案卷宗歷歷面訊百姓口供

鑿鑿與司詳無異臣伏思民之於官也縣親而府疎知

府在任則畏威面諛者闔屬雷同旣去而追思者則十

無一二焉張蓋以梟守與屬民隔越之官又以罪去年

遠音絕而入屬百姓追思不忘復羣相呼籲於

至尊天威之下鳴其冤叙其功乞其復來似張蓋必有足繫
民思者臣膺訪問敢憊叅求每採士論官評違違以百
姓之口碑爲不謬今經察實歛蹟張蓋於金華府供其
大役濟其大患活其性命完其子婦者種種矣在蓋固
本分所宜盡在百姓則果堪繫思也用人之道節取易
而求備難自古有使過之典不以一青掩大德秦伯猶
能行之况我

皇上立賢無方使人以器書傳罕與比隆故不以葑菲遺其
體不以芻蕘廢其言於外吏黜員奉

王大司農奏稿

奏 福德堂

旨著交臣訪問其居官賢否臣雖時厯周諮諏詢之誠終不
敢以耳舌足憑忽畧成案今再三審慎似無剩義察其
否則有前撫臣之叅擬與刑部之

題覆在案察其賢又有存府之歷年卷宗在案與百姓之
奏本呈詞衆口僉同號泣在目也應否棄瑕錄瑜端由

聖裁

乾斷非臣所敢擅議理合據實具

題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王大司農奏稿



毛 福德堂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

奏為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准吏部咨為補授尚書
事內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
前事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奉

旨王鵬補授戶部尚書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行咨為此
合咨前去煩為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臣准此臣當卽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寒儒屢蒙

王大司農奏稿

至
福德堂

皇上不次擢擢自卿員

特簡陞補江西巡撫甫經月餘又陞閩浙總督臣每奉
綸音跼踖無措臣何人斯躬逢

盛世謬荷

殊恩雖捐糜頂踵不足仰報
皇上天高地厚

隆恩於萬一歷任以來涓埃莫効復蒙

簡任補授戶部尚書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竊幸指日仰觀

天顏得遂犬馬戀主之心不勝踴躍茲將總督任內屆限事

件恪釐清理稍竣隨循例交印卽星馳赴

闕除起行日期另疏

題報外謹先具疏恭

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

王大司農奏稿

辛九 福德堂



聖祖皇帝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皇上親鑒施行

恩賜以甄其其誠恭

闕制缺行日既長疏

一 旨神歡雷世薛教微斯倫交印補呈誠休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授戶部尚書王謹

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恭逢

聖駕南巡躬謁

禹廟觀其殿廡傾圯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致厯

皇衷追思

禹德之隆特渙尊崇之典

御書地平天成四字交臣令懸宇下並著地方官卽加修理

畢備儀物增添人役兼

賜銀二百兩給與守祀之人臣欽遵

王大司農奏福

卒 福德堂

上諭隨卽行令布政司製匾刊刻

御書四字并飭速修殿廡整備儀物察明守祀應添人役及

將

恩賜銀兩作何給領均沾等情去後今據該司詳稱據禹裔

皇文奴敬宗等願將

恩賜銀兩置買祭產以供祭祀所有餘息存爲奴姓子孫婚

喪公用則能永沐

皇恩於不朽已經置田一十八畝零屋二間贖回魚池一方

共用銀二百兩訖再察守祀守陵之人原各止有一人

今議添守祀人共二名添設役八名添守陵人共二名

添設役八名殿廡陵寢及禮器儀物有應修應備者據
該司倡捐俸銀發府俱已修備告竣臣謹擇於六月初
十日會同撫臣張並率布政使臣下永譽按察使
臣馬如龍等肅將製就

御書四字裝金匾額敬賚渡江赴紹虔掛因察今歲浙省除
青麥蠶熟收已過早稻見在登場外臣沿途省視見其秧
苗懷新市野恬養胥慶聖澤宏被也當晚齋宿山下適提督臣陳世凱亦到於十一
日黎明臣等文武各官共詣

禹廟焚香叩頭陞懸大殿詎是日也天氣晴和旭光照耀士
王大司農奏稿

李 福德堂

禹民堵觀謹呼山動神禹既遠之明德憑

天章而益顯我
皇上集成之大猷較敷土而倍隆臣謹將修理告竣及懸陞
御書日期理合恭疏早陳臣謹將修理告竣及懸陞
題報除將各冊送部查核外伏乞聖旨
勅下該部查照施行

十日會同撫臣張並率布政使臣下永譽按察使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奏稿

總督福建浙等處地方事務兼理糧餉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後戶部尚書臣王謹

題爲密陳海防機宜以固封疆以保生靈事准浙江提督
臣陳咨開切惟浙江江南福建廣東均爲邊海重地而
浙江咫尺日本等國揚帆瞬息可到尤爲衝要所以昔
日籌海圖編等書歷載防海機宜甚詳甚密是所防者
原不在於區區出沒之小醜而實爲日本等國嚴其防
禦也今我

皇上威德遐乎中外一統臺灣已入版圖定海專設重鎮海
不揚波鯨鯢盡靖於是大弛海禁聽各省商賈出洋貿
易是誠

王大司農奏稿

奎 福德堂

皇仁浩蕩亘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但思出洋商賈大抵皆
挺而走險之輩資財饒裕則嫖賭窮奢本折利虧則流
落莫返及至流落莫返將來或勾引爲非蔑法喪心遂
有不可逆料者矣况日本與寧波聯洋相距甚近兼之
各省商船現在日本者不下百餘號其船內砲火等械
業經部行准帶且各船俱有稅票官兵見票放行不敢
阻滯因得揚帆徑進蛟關直抵寧波府城下設或奸良
莫辨暗藏叵測此時禦之不及驅之無術不幾禍起倉
猝民命封疆將奈之何昔明季有奸徒引倭八十八人自
寧波入犯橫行江浙兩省受害而後殲之此前鑒之可

戒者也所以考之籌海圖編扼要有地防汛有時會哨
有界開載甚晰無非所以防患於未萌安不忘危之至
意也方今海宇蕩平晏安無事愚民止知享現在之樂
而不知久安之策設與更易非笑爲迂拙則誘爲生事
豈知厝火積薪之害本提督疊受

皇上深恩無以仰報於萬一惟有鞏固邊防保全疆土爲目
今第一要著業將情形面

奏大槩奉有會商總督之

俞旨茲將籌海圖編一併咨送惟祈本部院細酌情形如商
船前往日本等國彼且令搬貯器械多爲防禦今從伊

王大司農奏稿

奎 福德堂

地旋回奸良莫測安可不稽察嚴防查鎮海關口並無
船隻其船隻俱在定海山請嗣後凡商賈船隻如有回
帆者俱令齊挽定海山聽總鎮帶兵率同縣官驗明無
異言異服之人并將砲火器械起貯定海山有定海鎮
驗明執照方許進關否則不許擅進官兵亦不得藉端
勒詐如此庶邊患可杜商民樂利海疆永享昇平有神
國計民生實非小補矣等因到臣准此該臣看得海禁
大弛則閩廣江浙四省商艘日益繁多後又奉部議原
以良善孤艇恐遇剽掠之害使其防備有資也

皇恩寬大人樂生涯當此海宇昇平寧有他患惟是提督臣

陳駐寧已久熟諳洋面情形知寧波與日本海道甚近
邇來日本商船最多凡到浙必由鎮海關以入寧波府
城環城灣泊各種蟻聚此輩商販大抵皆走險競利之
徒或致本折利虧遂將勾引爲非藏奸難料察禁恐其
滋擾則防禦不可不爲預計已經提臣面

奏奉有會商總督之

俞旨隨該提臣於三月二十六日移咨到臣臣以事關海疆
原擬以不日

題明巡歷沿海到寧之日與提臣面商定奪回

奏移覆在案緣審擬草職藩司一案具

王大司農奏稿

寄 福德堂

題候

旨及

計處各案奉

旨行臣究擬現在嚴催解審間於二月初二日奉

命擢臣以戶部尚書之職臣感愧交集欽遵就道惟將閩浙

二省未完

欽部事件及各項要緊地方事務料理稍結卽交代星馳速

近

天顏是巡歷之行未能遂也茲復准提臣咨會臣思海上情

形提臣籌熟見真議令嗣後商船回帆俱合齊挽定海

山聽總兵官率同縣官驗明無異言異服之人并將砲
火器械起貯定海山給以執照方許進關否則不許擅
進此誠先事綢繆防患未萌所議既無礙於商艘而實
有神於海疆臣遵

旨商確此議似當亟行者也理合具疏

題明聽部議覆臣謹會同提臣陳合詞密

題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王大司農奏稿

奎 福德堂

題為

既即應准藉費耳蓋會同提臣刺合備密

旨商酌演藉費耳蓋會同提臣刺合備密

旨商酌演藉費耳蓋會同提臣刺合備密

並此端水軍應懸慰恩未前祖蕭預冊窺然商顯而實

火器謝張領家爵而命以結編文指委商否原不若

山撫齊具容率同漕官親即勘異言與則公入抵

總督福建浙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授戶部尚書臣王謹題爲盜艘竄入商船飄忽洋面劫剝謹陳浙省官兵出洋會緝搜擒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

皇仁浩蕩海禁大弛商漁資賴久樂安瀾詎意奸民雜入商販剽劫洋面孤艖臣自上年八月內陸續據有報文隨即嚴飭各鎮官兵上緊弭緝毋使滋蔓去後未據報獲一二臣慮小醜不殲貽成大害遂飭發合箭二枝特差標員分發溫黃二鎮令之駕船親歷洋汛聯絡定鎮勒限圍剿隨於十一月內據定海鎮報稱於思頭馬蹟等

王大司農奏稿

奏 福德堂

梟捉獲賊船四隻賊犯難民八十七人并刀鎗器械等物又白沙灣捉獲賊船一隻賊犯四名據黃巖鎮報稱於犬陳嶧楊柳坑捉獲賊船一隻賊犯難民十一名并器械等物又據溫州鎮報稱於楊柳坑捉獲賊船二隻賊犯難民一十七名各解前來臣俱卽發按察司收審分別奸良究擬釋放隨據該司審出難民無辜者十一名詳明批釋外賊犯顧君星胡茂等供稱海上有頭腦四人一名楊仕玉自稱統海大將軍李迪功王大遜何魁三名自稱爲副爺楊仕玉在陣被傷敗走如今都逃了等語但賊首漏網終爲海洋商旅之害仍嚴飭各鎮

勒緝務獲 臣思海賊往來出沒必有近海奸民爲之接
引窩留於三月間臣差標下功加官李涵陳嘉謨扮往
沿海地方設計密訪誘得船稍盧憲章露出窩線奸民
徐雲從厲德顯等情形五月十八日在鎮海關口捉獲
賊船一隻并賊楊天星等共六名初據楊天星堅供不
認爲賊迨提出在監之胡茂顧君星當面質認僉云正
是賊首楊仕玉方認供原係二十三年跟隨房錫朋手
下投誠之人於二十四年復自下海爲非衆推頭領打
劫等語不諱 臣遂一併交發按察使司并審拈擬去後
茲據按察使馬如龍詳擬等因到 臣看得海禁旣弛商
漁樂業近被奸民竄入商船出海劫剝 臣於上年八月
內節據報文卽嚴飭各鎮官會勦搜擒於十一月內捉
獲賊船八隻并賊犯難民入十七人已發司究審并
將搜勦情形具疏

王大司農奏稿

李 福德堂

題報在案今陸續又據定溫二鎮官兵緝獲賊犯胡茂等
各解前來 臣思渠魁楊仕玉尚在漏網若不速除貽害
商漁匪淺 臣密差標員李涵陳嘉謨等計誘偵緝於本
年五月十八日在鎮海關口捉獲泛艚船一隻并賊首
楊仕玉等一併俱發按察司究擬去後茲據該司詳稱
除審出被擄難民周伯眉等省釋安插外如胡茂孫偉

生屠文英葉良錫陳應啟等同未獲之金倡佑林九毛國標共八人於松門洋面行劫閩商糖木船隻殺死一十五人又楊仕玉顧君星林福陳榮吳成李阿壽等於烏洋等處行劫糖木等物又張文郁同未獲周應龍李跳等行劫李阿五稻子等物復留人勒贖各盜在洋皆倚賊首楊仕玉在洋僞稱將軍名號擄刺橫行其管現瑞徐漢平亦上船同劫徐雲從厲德顯勾夥運械若方用生張天麟阮大選林顯生陳三十九方三孫得勝七人雖不上盜亦在船爲之搖櫓打槳俱各認供不諱楊仕玉胡茂孫偉生屠文英葉良錫俱依強盜殺人律立

王大司農奏稿

六 福德堂

斬梟示徐雲從厲德顯窩養賊首招黨運械接濟米糧復爲營謀下海依無籍之徒引賊劫剝比照奸細律處斬梟示陳應啟張文郁詹現瑞徐漢平顧君星林福陳榮吳成李阿壽照強盜已行得財不分首從皆斬立決方用生等七名俱依不得財律杖流賊船器械各追變沒官貯庫未獲李迪功等嚴緝獲日另結臣思渠魁就獲正法奸細俱從顯誅而未獲遊魂自皆膽落從此海疆庶稱寧謐旣據該司招擬前來臣先經屢審覆核無

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法司核議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王大司農奏稿



堯
福德堂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陳下法司核議施行

戶部 尙書 加一級 臣 王 謹

奏為臣職所司甚重臣目染患漸盲老與病兼難供厥職

仰祈

睿鑒予罷以免遺悞事竊照臣本下儒書生忝中乙未科進

士荷蒙

世祖章皇帝拔置二甲以部屬用計內外歷官二十餘載屢勉

盡瘁遭遇

聖明寬仁幸未隕越於下至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內由口

北叅議道員荷蒙

皇上簡迪內陞計歷官甫經七月於二十六年十月內奉

王大司農奏稿

王 福德堂

旨優陞太常寺卿即於本年十二月內奉

旨陞補江西巡撫於常行典例外

賞給盤費銀一千兩臣於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到任即於

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陞補福建浙江兩省總督巖疆鉅任時切曠官之懼二十

八年二月內我

皇上巡行臨杭不責愆尤更加

溫慰

賞賚優渥屢獲沾被蒙

賜

御書扁額手卷及臣扈從抵蘇州再

賜

御書詩綾此乃古今名臣罕得之異數千萬世史冊僅傳之
馨聞豈特臣達門奕葉輝煌至寶已哉正在感激惶悚
刻期巡邊冀盡職掌卽於本年五月內奉

旨補授戶部尚書臣何人斯荷蒙我

皇上灼知簡在自道員拔起三四年間職兼封疆之重寄位
歷中外之崇班臣子竒逢誰與媲美又於二十九年正
月內臣失馬跌傷荷蒙

特遣御醫閣臣臨視奉

王大司農奏稿

主 福德堂

旨許著在任調理眞所謂

昊天罔極不知所報者也臣到部將及二年疎庸無狀雖衰
老例應引年但犬馬心切戀

主竊自思維泰運難逢快視我

皇上聖神天縱功文巍煥明良再見臣銳意勉圖思攀附以
成名死且不朽焉奈臣器淺福薄災殃爲患前夏杭州
酷暑眼疾未愈遂行入京延醫調治多方靡效淚非風
吹而常滿面眩經手拭而旋盈眶若文書繕寫稍細者
卽不辨字畫雖用力極視閱畢數行而已遲遲費數十
行之時矣臣部錢糧殷繁冊籍叅錯動須察核明目循

恐朦混盲人豈堪綜理倘致遺悞臣之罪譴所關者小
國計重事所關者大且臣年老邁日衰一日數月以來齒
落筋縮稍涉風寒晝夜不時痛楚現復患痢寢食俱廢
積日痠頓而未能支持行走萬不獲已據實陳情伏乞
皇上睿照旁燭念臣實從恐惶

國計起見非敢懷安偷閒宏開

聖慈准予休致則

大造隆恩終始全沾臣卽旦夕就木當永圖啣結於生生世

世矣緣係陳奏老病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王大司農奏稿

三 福德堂

奏

聞

康熙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國計起見非敢懷安偷閒宏開

皇上睿照旁燭念臣實從恐惶

國計起見非敢懷安偷閒宏開

國計起見非敢懷安偷閒宏開

國計起見非敢懷安偷閒宏開

國計起見非敢懷安偷閒宏開

題爲欽奉

上諭事臣等欽遵

諭旨賑濟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地方饑民於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就道卽移文陝西督撫查造被災各州縣衛眞正饑民冊籍於五月初五日抵潼關臣等親身沿途分投各村堡查看饑民情形並訪米石時價凡所到村堡其百姓男婦老幼人等莫不紛紛出迎向關叩頭感

謝

王大司農奏稿

聖 福德堂

皇恩至華陰縣東堡及各州縣百姓俱跪迎有民人楊崇德等稱我等小民有八九十歲的有六七十歲的因陝西地方饑荒

皇上差遣大臣一年賑濟過三次如此賑救自亘古以來從無一聞今日乃得親身沾被我等愚民無能報答惟日祝聖壽萬歲等語臣等隨徧諭各州縣衛印官所造賑濟冊籍務要親察村堡眞正饑民勿得聽信鄉約人等挨門混造致令眞正饑民不得入冊如違者治以重罪並出示曉諭饑民知悉詎臣等於本月十二日至西安府隨卽會同總督葛思泰等將散賑各州縣米石時價議定并

察應賑各州縣衛原係三十四處續經兵部尙書臣索諾和等移交商州白水鳳翔三州縣通共三十七處日逐釐攤冊籍至十六日造完臣等隨即會同總督葛思秦帶領司官分東西兩路星馳散給訖至於未得入冊逃外回業及新竹外逃之饑民沿途所遇者親身查明亦行散給惟冊內長武一縣查其麥已豐收民無饑色除未行散賑外有自別處饑民逃到長武就食者七百餘名口俱經賑濟過大口二十五萬九千六百六十八口小口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口自五月十六日起至八月初一日止計七十四日共用過銀二十三萬六千四百十兩六分一釐零西安等處饑民男婦老幼人等沿途設案焚香跪稟我等饑民蒙

王大司農奏稿

黃 福德堂

皇恩賑救至盡無極今有天降普雨三四年來從無如此一次大雨霑足皆托賴

皇上盛德洪福感動天地陝西幾百萬民命得生叩頭不已歡呼載道除賑過饑民銀兩清冊應聽該督送部外臣等遵

旨賑濟事竣謹具

奏

聞

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奏爲微臣老病日甚不堪供職據實瀆陳仰籲

睿鑒俯准休致事竊照臣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間自口

北道叅議荷蒙

皇上簡拔內外優陞至二十八年五月間自閩浙總督調補

今職臣本估畢下士才具靡長瓊尾末員奏績罔效歷

官未滿三載驟躋中外崇班會無薦舉並非開列簡在

全由

帝心也且屢叨

賜賚榮身爲殊寵傳家爲世寶真

王大司農奏稿

奎 福德堂

天高地厚諸臣罕與並優者於二十九年正月間墮馬幾隕

具疏乞歸養病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農正資料理覽奏患病著在任調理

不必求罷該部知道臣欽此欽遵圖竭駑力願以衰年重

傷之後形神因而漸減久患眼疾不辨細字齒落艱食

筋縮難步不得已於三十年六月間具疏告休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農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老

病求罷該部知道臣欽此欽遵經今又將二載竊常日夜

思維我

皇上關門明達師濟盈廷詎乏臣比荷蒙拔臣於外吏之中

進臣於大僚之列惜臣之老憐臣之病疊下

溫旨兼備生成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臣今日之謂矣
犬知霑草馬知啣環臣豈犬馬之弗若誓惟匪躬盡瘁
而已無奈老日甚老病日加病眼常閉而難睜對衆非
體坐必拽而後起反身自慚氣餒而舉步時欹神昏而
轉瞬健忘人壽幾何數過易盡奄忽就木臣誠不能自
保其旦暮耳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况臣年耄而病加
劇乎猶不敢造次執

奏者以臣賦性迂拙凡屬私念早已斷絕寤寐間祇以忝
受異數未展寸効爲愧忤當我

王大司農奏稿

去 福德堂

皇上神聖統天之際

睿思無微不至

重明無遠不照臣欽承

帝德隨班奉行啟奏近

光獲遂

瞻就久矣大慶萬幸也但尸部職掌專司錢糧事務殷繁必
得明目強識之資始克勝任臣年邁氣衰更苦健忘近
益頭腦冬烘茲忽恍惑昏迷自胸達背冰寒徹體夜以
繼日卧床難起似此墮頹力不從心必致曠瘳遺悞迨
至罹罪處分法所應受因而有悞

國計且貽玷於

聖主知人之明則雖粉身碎骨莫可贖矣爲此神魂戰兢不
得不冒昧再瀆伏乞

愚衷准

予罷休卽蒲柳朝露永戴

隆恩於生世矣緣係陳奏老病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
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王大司農奏稿

老 福得堂

聞

康熙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皇上御覽
奏稿
臣等
伏乞
聖主
俯賜
全覽
施行
爲此
具本
謹具
奏

聖主
俯賜
全覽
施行
爲此
具本
謹具
奏

後序

先 太高祖司農公

奏疏一卷 英 戊辰冬家居摘抄於養素堂文集者也

先 太高祖自四川松威道至掌

邦計相歷官內外二十餘年

題疏摺奏不下二百餘通 英 何敢有所棄取特就其有關

於

明良契合德被民社之大者繕錄二十則藏諸行笥以時敬

誌不忘癸酉秋 家大人校鐫先 太高祖年譜功竣

因命將此編鏤板行世至養素堂全集叔金田將書札

王大司農奏稿

一 福德堂

十餘冊帶赴滇省校定寄京交 姪 厚慶收藏而序記雜

著仍藏於家稍待他日全校付梓俾後世子孫克守先

澤不至隕墜亦云幸矣

嘉慶十有八年歲次癸酉六世孫餘英謹識於新康官

署

六世孫餘 孚 校對



